

敘州府志卷末

原序

舊府志總序

康熙二十五年

馬湖府知府兼攝敘州府事

何源濬

敘郡古楚國自漢武開西南彝通楚道徙犍爲郡治  
卽入版圖梁武立戎州後多因之宋政和間改敘州  
明初始設郡其先彝漢雜居禮陶樂淑日變月化無  
復有楚人種類矣邑於江之北者四曰宜曰南曰富  
曰隆邑於江之南者六曰慶曰高曰筠曰珙曰長曰  
興壤及烏鎮二土府前代有九絲蠻爲祟往往寇南  
六邑剽掠繫纍非時見告萬厯年間撫軍曾公省吾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一

本府

力主勦議集漢土之師大創之九絲平設建武城六  
邑以安又有蘭州宣撫司奢氏浸強天啟辛酉叛破  
渝城攻圍成都百日震動全蜀繼亦討平黔蜀分其  
地號永甯衛隸黔廳隸敘嗣後無伏莽虞矣向年來  
郡之人文蔚起風化臻矣煙火櫛比蒸蒸然盛歲甲  
申獻賊據蜀屠戮人民幾盡重以饑饉室廬蕩爲邱  
墟銅駝伏於荆棘江山如故境界大非

皇朝開闢後始有甯宇予遺之民稍稍芟灌莽墾荒蕪治  
屋舍以居雖所在落落晨星而嗷嗷不賦鴻雁且秀  
而士者治經史取科第誠剝極而復否傾而泰之秋



也願生不及而聚無從戶賦纔得先之百一所幸際  
清時逢

聖主膏雨被暨以漸致於熙穰無難耳源濬任事龍湖原與

敘鄰向者承乏綰道篆頗習民俗今且兼攝敘事竭  
蹶圖治奉修志之檄不敢怠違徵諸各邑參以舊聞  
延禮諳典故者輯成郡志以獻竊以地有興衰道無  
興衰故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有處興之道卽有  
處衰之道處興之道戒在盈處衰之道戒在縮今敘  
郡固凋殘矣早作而暮歸深耕而易耨農可奮也負  
薪讀典墳牛角掛漢書士可奮也技藝殫操術通工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二

本府  
宜賓

以易事工可奮也平準於市廛因時而轉物商可奮  
也去奢而罷靡崇樸以安生儉可奮也子與子言孝  
弟與弟言弟仁讓可奮也積其奮可以日新久於奮  
可以觀成則處衰之道不縮敘其庶幾乎因敘志而  
並及之

舊府志宜賓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  
何源濬

聖人之治無遠弗周使分猷者不以廟廊萬里而不  
存夙夜匪懈之心必自一人之德足以厚臣鄰而策  
馭鼓舞靡敢辭勞辭賤志交孚而效易奏也此可易  
得哉濬自康熙辛酉蒞馬湖爾時蜀方定兵未戢也



民未復也將荼從事稱貸給牛種稍稍安宅既而有  
勘木之役勉爲措置民忘其勞因備陳木不能出之  
故空耗帑金無濟於用之故遺黎無幾難堪困累之  
故詳請者再若山川道里習俗風謠故事新聞無不  
熟於胸次隨奉部文蒐採佚書欲得明末人政之詳  
遂哀集湖志無復湮淪之感甫納還監司篆又兼敘  
守篆幸蒙

聖主洞知民瘼停運南木而諸廢典次第可興矣述新編以  
頌

皇仁彙全書以詔後世亟纂敘志乃其時矣宜賓爲敘首邑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宜賓

在所先矣

至尊不以蜀爲遠而斂明聰且

鑒及纖毫庇我臣民不啻鞠之育之而登之衽席也濬敢以  
至尊爲遠而不殫忠謀以敷

大德廣傳聞以襄

文治哉屬宣令平君廷鼎博求斷簡延致純儒俾天時人事  
灼然可知戶不滿千多山少田今尙藜蕪意者廣招  
徠乎學道貴有傳秀民不乏而教率未嚴雖聞誦讀  
未窮闡奧意者勤輔翼乎天格其忠斯神享其祀星  
辰定位雨暘以時今之治猶古之治也宜雖凋瘵未



起由今滋息還民於舊富庶易臻而昇平以久也故首序及之

舊府志宜賓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縣 平廷鼎

嘗稽古籍蜀爲梁州地迤南敘郡山水國也光靈誕異每生一往之情石田先生有詞望秦川千里翹翹以其不易至也迺自明之末造其地阻兵己亥耆定以來將三十載中有土寇盜城之變癸丑淪陷庚申恢復自茲

一統光華之治煥然一新而耳目皆豁鼎於壬戌冬受任茲土閱今四稔雖無善政及民而中野安宅人物無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四

宜賓

殃蓋

朝廷福祐也遠臣藉以無疚焉惕然思之民少無逋稅世平無邊警境靜庭虛撥琴而歌雖仕也猶隱焉可樂也民不加多地不加闢則又不敢弛諸懷矣免採楠株而民間勞費以省幸也民力猶窘未躋豐亨則又不敢釋於慮矣撫江山之勝弔古興懷彬彬人士藹焉禮讓長嘯旣醉樂矣四境之內利不盡導害不盡捐則又不敢無所思矣鼎不得以傳舍之故去此爲愉日啖蔬泊如安之辛勤弗居毀譽弗計卽或量移之日亦望并州爲故鄉而未忍愬然也已頃奉部



檄蒐羅散佚吾師郡伯何公學純政卓人士薰心勉  
闔屬以共舉志事志成垂爲不朽公之膏澤翔洽旣  
溥而著說文章又足以壽無窮也於是延耆宿拾殘  
編新舊聞見胥載無遺分野旣定更求勝蹟川流山  
峙以壯金湯且令忠孝廉節莫或湮淪天時人事有  
感斯應悉於是乎揆之是編也非無益於人倫也鼎  
竊以爲愜所願矣如從混濛中闢閭井也茫然旣開  
當漸趨文明也

重修宜賓縣志原序

嘉慶十七年

知縣 崇仁 劉元熙

宜賓舊文物地也明天啟後屢傷於寇故氏族稍就

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五

宜賓

淪喪嘉慶辛未余攝縣篆至卽訪求志書縣故無專  
志僅府志中附存數卷紀載荒略覽之增慨蓋成於  
康熙丙寅之歲傷痍甫定文獻闕如非爲之者不力  
也壬申春大府檄各州縣採訪修志以備編纂通志  
之用檄至大懼見聞寡陋不稱委任爰與邑進士王  
莘田時任孝廉彭階平運章周乙生道昌玉山廷琮  
蔣悅亭宗悌等商確從事邑故明經楊立广端淹雅  
士也蒐羅散佚哀然成帙其外孫明經李芷泉世芳  
幼習聽聞頗識大概迺相與就立广子孫購得遺稿  
付芷泉採輯益以新採所得沿類編之彙成余與莘



田諸君子互校訂焉以是年二月始事四閱月而告竣共爲卷五十有二往跡湮沈知多闕漏然刪蕪舉要較舊志十增六七云

舊府志慶符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 何源濬

慶地於敘爲密邇隔江卽其壤邑濱小河限於南廣石梁橫絕舟楫不得達故商賈無至焉承亂後人煙僅若晨星耕稼纔相點綴然而山川如故也俯今追昔人爲貴耳故曰有人此有土無人之土利棄於地猶無土也邑有秀而士者有樸而農者固自不乏一二人者千百人之遺一二人者又千百人之始也易之需曰有孚光亨貞吉今日之慶亦需其生聚而已孚信以治之上下交相信而日躋於光亨正而吉矣慶之觀成其有期乎因志成而敘之

舊府志慶符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縣 丁林聲

慶邑在秦爲巴郡地於唐爲撫彝縣於宋始號慶符後俱因之邑不可不謂古矣壤接於宜郡城南岸卽慶地其先亦頗富庶甲申蜀亂兵燹相仍饑饉屢見載胥及溺什不存一迄今烟火寥寥村舍舊址惟見敗砌殘礫狐兔縱橫耳聲承乏茲土數載坐荒城中靜對白雲流水行所無事顧言聚則人無所自言生



則匪旦夕能增如養嬰孩第勿傷之優游以需元氣之壯而已茲奉檄修志舊編燼於劫灰遺老傳聞亦少邈焉難稽僅就文獻足徵者取而志之聊存一邑大概或者病其過略然志以傳信非傳疑也與其泛而失實毋甯約而有據若夫踵事增華以俟後之君子

慶符縣志舊序

嘉慶甲戌年

知縣 昔光祖

粵稽秦人通蜀以後漢高帝置南郡卽縣治東北之南廣也後旋改爲棘道晉爲朱提唐爲鹽泉而慶符之名則自宋始明洪武因之我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七

慶符

朝又因之其山勢雄險實爲南六縣之鎖鑰顧地近蠻夷文獻缺如一邑之沿革民物風土無憑稽考嘉慶九年邑令何公慨然以修志爲己任乃令紳士李合和馮協桐嚴廣德何多友胡明遠等分門採訪以供筆削功未竟而去越數年成於前任色令之手余來也晚未贊一辭當事者或告余曰此書雖成尙未付梓也色公去矣公其修飾焉以永傳不朽余曰否否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前令已竭纂修之力而後任欲誇斲削之功是卽竊人之能蔽人之善也夫竊財者猶謂之盜况於竊功是固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爲余



雖不敏未敢攘奪前功也且余權篆斯邑蒞任不久  
考核未詳倘輕改前令之文恐後令又欲刪改余文  
而深恨付梓之太早也夫抵文人相傾相軋自古而  
然雖明之李何尙屬不免余敢以米粒之珠妄吐毫  
光哉未幾當事者又告余曰是書將成序文尙缺藝  
文亦寥寥無幾請公爲序及入景詩以壯觀瞻余曰  
嘻序則可矣詩則不可前令之成是書也豈無錦囊  
佳句可以光輝簡冊顧不肯附於篇末誠謙謙之德  
也余來此未久而因前官已成之書附後任未定之  
稿余卽好古亦不欲藉人成事也况斯地八景同城  
諸君子歷年已久必有詠題又何取於我乎告者欠  
伸余曉之曰久作風塵吏難修絕妙詞非徒余不敏  
敏亦恐人唾告者唯唯而退余因錄其問答之辭以  
爲序

重修慶符縣志序

光緒二年

知縣 胡壽昌

予性愛名山尤最喜山之雄傑奇麗者自壯年宦蜀  
以來因得遍覽蜀中名勝如東之巫峽西之九峯南  
之峨眉北之劔閣偶一經過輒流連玩賞不忍去雖  
車殆馬煩不暇計也乙亥冬予來守斯土值隣氛未  
靖籌辦邊防周歷境內地地方審度山川形勢修築營



堡六十八處擇險守衛以固封圻邑之名勝了然如  
在目前按慶邑爲敘南六縣關鍵北有巨梁天險南  
接石門古道鴻巖東峙碧澗丹山符水西來迎祥興  
慶三台現瑞溯經史之源流七星題名肇人文之淵  
藪况乎經山遺璞代有明經曲水探驪名登黃甲喜  
見淵魚躍浪耀此聲香遙瞻天柱奇峯窅然高縱至  
於民敦樸素俗鮮澆漓孝子順孫光昭簡冊義夫節  
婦允協鄉評舊志紀載已詳言之歷時既久人事變  
遷博採旁搜參考宜備前令孫君小堂有志續刻商  
之耆舊眾論僉同爰爲採訪逐加考訂付諸棗梨閱

次年而工竣同志諸君索予爲文以冠篇首予不敏  
紹前人之餘緒識論迂疎景先正之宏模簿書鞅掌  
公暇得與諸君子覽其山川攷其陳迹勤撫字課農  
桑舉賢才慎刑賞崇經義以培士氣正人心以厚風  
俗將見和聲鳴盛珠玉繽紛俊乂旁求後先濟美予  
實有厚望焉

舊府志富順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署守

何源濬

蓋聞善爲政者不在乎時之有興而無衰而在乎吾  
有挽衰而爲興之力富邑轄於敘較他邑稱爲勝地  
然而已非昔矣間嘗披歷星野按稽圖籍問猶有名



臣如范介菴劉勿所諸先正之稱應運而起者乎問  
猶有才子甲西蜀之稱與漢安之文獻迭相雄長者  
乎其戶口田賦間猶有林林總總登司農而王拜受  
者乎乃或者以爲今昔之不相及也亦氣數之倚仗  
使然余謂楚漢之爭所在無唯類矣而何以有文景  
之富饒南北之亂燕巢林木矣而何以有隋唐之蕃  
庶豈不視乎人哉富邑雖丁明季劫燼之餘閭里遍  
荒烟矣近喜得錢君仲扶以文學之治治之邑遂蒸  
然弦歌焉今年春余以湖守攝敘篆因以罷志共事  
纂修博蒐旁採之下不欲隣於濫亦不欲失於軼爲

志其山川土田則欲後人領其秀而思奮興享其利  
而敏畊作也志其學校宮室則欲後人登其堂而求  
教養遊其里而善風俗也更志其人物官守尤欲後  
人聞其風聲景其芳躅而一流連一仰止也然則富  
邑之志志盛也歟哉抑志衰也歟哉夫今之時與昔  
之時異治書曰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  
富之人民錢君已和之矣若成終之責吾望令茲土  
者毋安其治之已至而尙力企其所未至者而可也  
爰弁數言於册



竊聞名勝之區足以動人景羨者非山川爲之而人爲之也富邑自宋以來文章炳蔚俊乂書升邱壑卉木皆能著譽雖凋敝之餘撫時問俗風教固殊焉紹隆於辛酉歲單騎之任師命方嚴宵行莽伏郡邑驚擾未宏尹鐸之恩勉效墨翟之守迨兵刃旣戢鴻雁來歸士庶咸安恒業非復從前好徙也因知富爲禮義之鄉本易治耳六年拮据皆遠臣得爲之事亦應爲之事其俾民皆有室家尙甯幹止維

皇仁之遠沛斯德於羣黎紹隆在

堯天舜日之下有不鼓舞而稱祝者耶更承纂志之役可求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十一

富順

佚事以壽前賢陳往蹟以詔來哲詎非甚樂者邑有舊志俱散失無所存啓貞年間事傳者更少今訪諸耆艾之口取最確者始命書之若

昭代事乃共履昇平可賡可歌可述而誌也

富順縣志序

乾隆四十二年

四川吳省欽

四川自府若廳而外直隸九州十一縣百十有一有志可考者十不過三四可稱者卒不過一二古山川人物之美多不能知之知之多不能言之雒水入江處爲漢江陽縣於今爲瀘州其上爲富順縣縣故江陽西北境也予友段君若膺學廣而聞多嘗病水經



注譌脫難讀於江水篇爲之補正復以雒水卽中水  
据今證古爲考二篇其權知是縣時以宋史隱逸傳  
賣醬薛翁卽王氏應麟所稱賣香翁立祠致祀暇則  
手改舊志例類網羅放佚成書若干卷或疑縣之士  
於蜀較備其民物較阜故軍興雖亟而討蒐之局繕  
刊之費咸趨事以底於成然真令不爲而權令爲之  
非爲之難而知之難也周官司徒掌邦土地之圖周  
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  
林川澤之阻誦訓掌邦志以知地俗所知之大小廣  
狹不同而不可不知則同毛氏詩傳言大夫之德凡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七

富順

九其七山川能說鄭氏以爲說有兩讀或曰說說者  
說其形勢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有兩讀故有兩  
義君之所說與所述之義俱可以爲大夫而又以其  
所知作爲方志使九直隸州十一州百十一縣之長  
吏舉能如君之所能將誦訓之官方藉以舉其職焉  
其毋謂所志之小且狹也予按部三至瀘一至方山  
知是山瀕外江當以表江水而酈氏以之表雒水之  
非蘭祠在方山不在縣境志宜削去因君之多所知  
而聊舉一知如此

續修富順縣志序

乾隆丁酉年

段玉裁



予以乙未冬再權富順明年丙申二月金酋平民氣和樂輓輸不勞風雨旣時原隰高下倍登盜寢訟簡予甚樂之蓋是縣於川南最劇治者日不暇給而予乃能以其餘閒成詩經小學六書音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樓一燈熒然夫人而指爲縣尹讀書樓也豈予之能多暇歟抑吏不擾民而民自不擾吏耳邑人李君瑞五自楚北解組歸爲延主學易書院從學者數十人李君爲之口講指畫所業皆日起予亦時過書院論議輒竟日念權是縣如信宿逆旅耳將何以遺縣民民之居錯而廣非如學於院者之可以時面

命也縣帶洛而衿江山氣佳秀典午以後才俊蔚起文物稱最盛而舊志苦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因粗舉崖概屬李君網羅缺佚屬藁商訂五閱月而書成凡德誼政事文章事之係於縣者摛採無遺縣之士與民倘因此念山川之所孕毓人事之所當師秀者以古處自期頑者以桀黠爲恥安必非予之所以遺一二者志旣成而予去富順矣官君體仁周君百川相繼劬工鐫板以廣其傳予念士民之茂美李君之勤勞而官周二君之成人之美皆不可以不志也遂書其後



富順縣志序

同治十一年

知縣

吳鼎立

孔子說夏殷之禮前稽文獻又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富邑週環延袤數百里烟火十萬餘家豈可令山川人物湮沒而不傳哉此邑志所宜急增修者也然始未嘗不奮勵後以搜羅未備有不能刻期而待者矣余以辛未夏權富篆以志詢邑紳僉云富邑舊志肇於有明靖歷間逮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錢公於郡志內續修之乾隆二十五年熊公重修丁酉段公續修道光五年宋公再修距今又近五十年矣同治丁卯羅公慨然集眾設局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古

富順

延邑副車呂子主其事至今數載功將竟余曰此紳等文人事尤守土官任也期以臘祭後捧讀鴻篇臘垂盡竊維成書之不易也編摩芸案不覺頻年富邑自道咸以來良有司政績懋著於封域見廣輪之遍於讞獄昭聽斷之平於殷祀典隆作育恤閭閻表幽潛揚節烈兼以鹽場報効諭勸輸將又閱兵燹籌安集見擘畫之勤劬卽不佞如余操刀理解尤賴諸名賢不我遐棄集思廣益獲免疚惡於是邦舊志綱目聿彰遵循罔越邇時新政其皆宜續載以光邑乘者非詳而整簡而賅不足信今而傳後是以難也當是



時或以朋酒饗余余乃借爲呂子壽邑之羣彥半與  
席余復肫託大令瑞圃張君孝廉紫光歐君共相提  
挈滙集茂才羅孟兼蕭炳堂羅璧珊張方山蔡釜注  
諸儒移硯署西望湖樓爲之約曰魯魚豕亥其速讐  
之脫涉因循恐滋吾過何也俗吏所兢兢且不逮者  
簿書錢穀牒訴倥偬而已文字非所暇及若董成厥  
事抑又何敢讓焉皆曰如約屆期而志告成以付手  
民其明年春余以公務詣敘郡旅邸餘閒綜其顛末  
綴於日記如左旣而邑紳以序請余爲吏新困於俗  
務無以應厥求謹出口記質之僉曰是能以文獻爲  
心者也斯志也成非敢必爲有純而無疵竊幸長吏  
與邑人刻期集茲不朽盛事臚於信史差不謬也卽  
以是爲敘也亦宜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五

富順  
南溪

舊府志南溪原序

康熙二  
十五年

知府  
何源濬

南於敘其先爲一巨邑罹亂後遂式微矣往濬舟行  
江上過南邑見其山川秀麗規模宏敞至求其人物  
寂然無聞令人想見狐裘有章時也譬諸千金之子  
坐擁高堂聲色歌舞飲食宴樂則堂廡爲之輝耀一  
旦貧窶無諸色相雖堂廡如故而四壁蕭條徒見淒  
風冷月過者歛歔焉耳今南邑之山川秀麗規模宏



厥者固自在也待人而實之非生聚不爲功又安知夫荒烟蔓草之不轉而爲雞犬桑麻耶安知夫猿嘯鶴鳴之不轉而爲樵歌牧笛耶安知夫市冷塵虛之不轉而爲輟擊肩摩耶茲考邑所修志昔之人物科第儼然具備山川風土俱有名目論世者可以得其概矣

舊府志南溪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縣 雒川 王大騏

南邑古南廣縣濱江而帶川山水環秀境區奧衍在昔承平時烟火繁盛畎澮繡錯人文亦復震蒸坳坎里也逮甲申罹獻賊亂赤子盡化青燐城郭鞠爲茂草一二孑遺遠竄蠻方邑荒廢者十四年徒爲狐兔之場虎狼之窟而已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十六

南溪

皇朝開闢後士民始返故土芟荆蕪刈灌莽量爲墾耕然而晨星落落矣邑又以處衝江故往來舟楫時供郵役民稀且少有不勝之憂騏承乏於茲日擊凋殘心焉悽惻與民休息多方招徠邑人安騏之拙間從數父老問頽垣敗砌廢井荒臺則曰某紳某士之居也今杳然矣問叢樹茂林壽藤豐草則曰某族某氏之村也今銷殞矣嗟乎南邑昔何盛而今何衰哉然理數循環無足怪也大易泰之上六曰城復於隍是泰



爲否之基否之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是否又爲泰之徵矣信此南其漸有瘳乎頃者奉檄修志顧文獻無稽僅從耆舊傳聞並搜殘碑斷碣參諸總志所載而纂輯之求爲可信勿爲可疑焉耳志成敬附弁言簡端

重修南溪縣志原序

嘉慶十七年

知縣 武進 胡之富

郡縣有志古也將以驗民風覘形勝審丁戶辨方物也或曰一統志志之通志又志之得無贅乎然本在於上末在於上上職其要下職其詳事固不可偏廢也南溪漢棘道縣地水經注云縣本棘人居之地理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十七

南溪

風俗記云棘在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則風俗之純厚可知秦紀稱棘僮之富則土地之饒沃可知梁改爲南廣縣建置六同郡隨更今名屬犍爲郡唐置戎州治於縣會昌中始改屬焉則州郡所治爲風土之會民物殷賑又可知也宋乾德中取西戎卽敘之義改戎州爲敘州南溪屬焉元屬敘州路明屬敘州府

皇朝因之百餘年來仁漸義摩

大化詳洽泯泯庶類含甘吮滋南溪雖下邑而涵濡

膏澤歌詠太平秀髦承風顛愚慕義則宣



上德而述民風志乘所係爲尤重也願自前明以來紀載闕如聞有舊志亦已散佚幸逢

明備之時釀化懿綱粲然具舉歲在辛未大府以全省通志閱七十餘年未經編輯

奏請重修

聖明俞允迺於省垣設局延冠述履絢之士絀金匱石室之書挾鉛摘槧詳加釐訂並檄下各府州縣俾搜訪遺佚纂輯成書以備采擇之富承命兢兢不敢失墜惟念前無所承後無所籍徵文考獻剗始爲難因與邑中紳士網羅舊聞徵引軼事並就耳目所及如年來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大

南溪

戶口之家增祠祀之修舉田野之開闢科貢之踵興悉爲訂補以至蟬編蠹簡斷碣殘碑無不遍加採摭次第輯錄六閱月而始竣事統爲十志分子目五十有奇俾州次部居黎然不紊旣已繕錄上之志局而邑之紳士復請校正付梓自維才識樛昧學術舛陋簿書竿牘抹過不遑勉竭管蠡之見聯綴成篇挂漏貽譏自知不免後有博雅君子補其缺而定其訛焉是則余之所深望者耳書旣成遂記其緣起於簡端

續修南溪縣志原序

道光二十年邑令翁

續修

呈麟

道光丁酉秋予奉



命觀察川南十一月既望舟發成都下嘉州歷道士觀父魚  
子諸險是時霜降水落山石嶄露江行號稱無恙然  
洪波巨浪層見疊出僕從惴惴有戒色既過戎州數  
十里水漸緩山漸平其潏洄蜿蜒之勢漸與人近則  
南溪是也子詫其山川之美意此中風土人物必有  
異於昔所聞者舟行甚駛不遑問己亥季冬子巡視  
馬雷歸復道出其境雞犬桑麻熙熙皞皞較舟行所  
見尤美益信扶輿磅礴之氣隨地異形不能以偏隅  
囿是時宰斯邑者爲江西翁大令修新志適成請序  
於予予乃卽數月內之見聞所及而不禁重有慨也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九

南溪

考之縣志南邑在敘州疆域之中西南夔犛苗獫則  
隔以大江有長甯慶符諸縣爲之屏障東北則與江  
安富順宜賓相接壤無有大箐險山無有前代營壘  
良以地居腹裏川邑環蔽故能安居樂業民氣純和  
不知有流離患難之苦設以馬雷之震驚者較其相  
去爲何如更以楚北沔陽之蕩析者較其相去更何  
如也夫南溪第川南小邑耳然數百年來沐浴

聖化含甘吮滋食舊德服先疇引養引田遵道遵路是蓋上

承

聖天子之德洋恩普而亦守土者有以致之也今予荷



恩命擢尹奉天將與南邑日遠予既喜吾山川風物並不能  
忘其此都人士也爰樂得而爲之序

續修南溪縣志序

同治十三年

知縣 福倫

古者志統於史史以資治志亦資治故周禮春官小  
史掌邦國之志以貳太史佐太宰而志之典守以重  
蓋志者記也所以記實事以傳之後世自天文輿地  
文教武功以及土習民風物材文稅皆於是乎在俾  
官其地者知所措理莫不賴有志以記之也南邑儼  
然百里沿革屢更其舊乘創於前令王君大騏增於  
胡君桂浦而翁君寄塘復加重輯甲戌春余權篆邑

南溪縣志

卷末

序錄

三

南溪

事下車後索觀邑乘有新舊二志而新志自道光庚  
子重修後迄今三十年餘載其間城池之增建祀典  
之升加職官之代繼科第之後先賦課之充裕戶口  
之繁滋學校之更張文物之美備固多所考益兼以  
咸豐庚申辛酉間疊遭滇匪之亂而邑之忠義士庶  
慷慨捐軀貞烈婦女守節不辱並能胥知大義顧令  
其姓氏不傳里居無考泯沒於荒烟蔓草之間亦守  
土者之所懼也適胡琴仙觀察來領郡事纂修郡志  
奉檄後邇卽徵文考獻擇其可登者按門彙列繕成  
帙既上爰集邑人士恭相商確分任蒐討延幕友胡



伯槐上舍唐海琴明經以主纂修亟爲蒐羅舊聞採訪軼事舉凡一善可稱一節可錄者無不博採旁搜以備參證余於聽政之餘參互考訂闕者補之訛者正之蕪雜者刪之荒陋者飾之付諸剞劂六閱月而告成分門別類改卷爲八較舊志十增其四非敢以詳核自矜亦聊繼前賢之志備輶軒之采使一邑疆輿山川風土人物釐然有序秩然改觀可開卷而識之耳第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踵事增修猶有望於異日之官斯土者是爲序

舊府志長甯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何源濬

長甯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南溪長甯

長甯古漢陽邑唐置長甯州宋熙甯中置洧井監明改今縣其來舊矣前代九絲未平往往被蠻寇有焚掠慘自曾公省吾功成遂安鳩焉山水奇傑曩昔科第最盛洪謨周公永通李公師弟先後登鼎甲周公官大宗伯掌邦禮正璿璣玉衡蔡傳之譌改明七政一時制作如祧廟附廟文議俱裁酌精當永爲定制著四書五經辨疑南臯子集以理學顯諡文安蓋其山川之靈不發則已發則出類拔萃氣機所宣莫或禦也及其地脈消息則又寂焉寥焉此稽諸傳志而知其然耳今逢



盛朝徵文考事之際而長邑經兵燹後文獻凋殘多所闕  
略如文安公所著諸書求其全集渺不可得矣一切  
文蹟僅搜斷碣殘編而志之失茲不志後益淹沒是  
輯也其續將灰之燼而發繼薪之光乎

舊府志長甯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縣 濟甯宗讓

敘郡東南之隅有羣峯插天奇巒爭秀水清洌而五  
車書石峙其中道逶迤而萬松佳嶺盤於內則長甯  
邑也前代人文甲於諸邦登兩榜眼而周文安公以  
理學著名於天下邑南通永甯入滇黔大道宋煮滄  
井鹽以利民置監於此湮廢久矣民風樸實兵燹後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長甯

僅存孑遺力農供賦而已讓承乏尹茲樂其山川之  
勝而惜其凋謝不憚轔蹶從事奉取邑志以備

大一統之盛讓敢不旁搜博採圖光典冊其如遺編剩楮  
僅見殘帙耆老傳聞什纔一二勉爲纂輯求足徵而  
成信史非曰管中窺豹僅見一斑亦謂舉其大綱可  
獲眾目云爾

重修長甯縣志原序

嘉慶十三年

知縣 金城曹秉讓

古者遣輶軒使采異域方言藏諸秘府列國復以其  
風上貢天子誠以山川之廣狹物產之豐歉民俗之  
純漓士大夫之賢否不至壅於上聞而政教於是乎



出焉長甯自昔爲名區其山蜿蜒而鬱積其水秀折而滌洄鍾毓之奇信有然也兼以物產多饒民俗素茂又實有可爲富教之資是故士大夫之挺生其間如周少保堯弼李學士慎齋經濟文章光於史冊榮於里黨美矣盛矣其在於今山之蜿蜒鬱積者猶是也水之秀折滌洄者猶是也卽物產民俗之豐饒而純茂者亦猶是也士大夫誠相與倡率易俗移風安見今之長邑不可爲昔之長邑乎余以金城下士承乏於茲三載以來優游

盛化歌詠太平雖美錦學製不能如古之龔黃卓魯績懋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長甯  
高縣

循良然竊願斯邑人敦孝悌戶樂詩書庶幾聲名文物之邦不至淪爲僻壤窮鄉之陋是則余之厚望也茲與諸君子纂修邑志告成爰書數言弁首爲都人士勵至若供輜軒之採以上貢

朝廷未知有當否也

舊府志高縣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  
何源濬

高邑處敘之南壤接烏鎮一土府山深谷邃然有喻良者於前代洪武初首登進士第開十屬風氣之先賢才生不擇地或亦地靈而人傑乎自經變亂兵燹頻仍問其戶口則寥寥問其山川則灌莽今茲修志



之舉大典也邑雖凋殘烏可無志爰檄高令王君哀  
集其事而告之曰邑之廢興成毀雖有時數然古人  
矢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卒遂其志星稅桑田秉心  
塞淵而楚兵以興豈不視乎其牧哉顧爲令者數年  
而一更操術不同此有志者所以難就也君第爲謀  
所以生聚而教訓者如培土壠如沃樹葉盡其道而  
勿計其功安見柞棫不拔而闐闐不增乎此理勢自  
然可觀厥成於異日者若斯志之山川人物風俗貢  
賦雖簡猶夫志也亦舉今日之實而爲言也覽之者  
不囚是而得其梗概耶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一

高縣

舊府志高縣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縣

王廷謀

高邑古夜郎地至唐始入版圖置高州宋爲羈縻州  
元復高州明改縣俱以高名雖山險水峻不無足紀  
觀其兩溪滙流眾峯屏峙上通滇黔下接敘瀘東望  
琪長西瞻慶筠山川迥異人物爭奇科甲開全蜀之  
先忠孝節義代不乏人在昔亦云盛矣自甲申罹變  
闐闐鞠爲茂草閭閻委於煨燼士輟詩書民嗟仳離  
昔之熙穰往來煙火絃誦者不可復覩矣恭逢

盛朝定鼎海宇一統凡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臧嘉靡不命  
其纂修畢獻勿致遺逸甚盛舉也第邑當老成凋謝



之餘簡篇散佚之後一切事蹟無考徵僅得之紳士之覩記父老之傳聞爰纂其概彙集成書猶恨美莫盡述善未悉揚然我

皇上繼天立極萬國咸甯邑必有自剝歸復之理將來漸臻蕃庶日躋豐亨桑田再見合浦珠還搦管重編當有不勝書者請以俟之

重修高縣志原序

乾隆二十七年

知縣文江李鴻楷

史非擅三長不能作也志雖僅史之一體而史裁悉具作之者夫豈易易哉顧有通志有專志通志不妨從略而專志則不厭求詳一邑之志專志也凡山川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高縣

人物風俗建置沿革官師典禮藝文均有關於政教一不備卽不足以成書備矣而又或考核不精去取不審亦不足以信今而傳後然則於無可考核之中而肆其考核至於不得不去不得不取務求其備以不失史裁如作志於偏鄙之邑者豈不爲尤難哉高偏鄙邑也溯其始肇自有唐厥後幾經變故其典文故事自元而前靡得而稽已有明一代亦復兵燹頻仍未聞著有志書迫我

朝定鼎海宇一統始漸復元氣康熙丙寅歲邑宰王廷謀乃撰有邑志然衿士家今亦未有藏是書者戊寅



秋鴻楷承乏蒞茲土卽殷殷詢問明年乃自鄉間得之僅二卷計二千餘字較諸四川通志所載爲更略一切無所考証甚且有刺謬不通於事體者蓋其時方修郡志檄下遂倉卒急就而上之故合之爲郡志分之方爲邑志耳因陋就簡莫此爲甚又距今且將八十年此其中無論人物建置官師風俗屢屢變故更新卽如田賦戶口視昔已百倍則其餘概可知矣夫八十年以前爲凋殘之邑八十年以後又爲蕃盛之邑此以見

國家休養生息聲教暨訖於斯爲已極也而謂邑志之

作在今日容可或緩乎且夫前之人之不作志者其意不過曰姑以俟將來耳假如今日復然後來繼今日者又復然將愈遠愈荒其不如子厚所譏人人皆曰我不能將來者孰從傳紀之也幾何哉鴻楷因不揣固陋博採舊聞訪之故老日與衿士相商確而復親加裁決務期歸於雅馴有可以傳信於來茲者期年而哀集成書非敢謂是卽可通諸史也亦惟於無可考核之中肆其考核因地與時斟酌去取以求其詳備俾邑之人有所激勸而官斯土者並一覽而周知其故藉以施政教焉是則區區之心所不敢辭其



難者也而猶念邑之山川靈秀之氣磅礴鬱積自唐以至於元七百餘年其間豈無偉人佳事與奇文之可傳者今皆泯滅無聞不獲存什一於千百可勝慨哉此所以撫茲成編而猶不能無款於心也夫

續修高縣志原序

嘉慶十七年

知縣平南 盧燿心

高縣漢隸爲郡南廣縣地唐置羈縻高州宋元以來遞有沿革我

朝因明制設縣隸改敘州府屬永甯道先爲瘠邑今漸繁庶舊未有志志之作自王公廷謀始王本久佚乾隆壬午邑令李公鴻楷重加裒輯分門別類燦若列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高縣

眉迄今又五十有一年矣今春省中修通志檄令州縣各以志呈志局於是參定附益抄錄以上而留底本校讐將付剞劂燿身任縣令例得弁言簡端竊以爲志者古史之流先王封建五等皆有史以記事秦罷封建爲郡縣後世因之而縣志以創誠以疆域旣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前後皆有不容沒者匪志何稽焉又况因地制宜守令之責前人所謂志一縣與治一縣相輔而行者也晚近士大夫奔走於簿書錢穀間而未有暇其僻在一隅者類以



蕞爾區無可採錄諉而志幾廢李公之意斯已動矣  
方今民物清宴大吏董率郡縣奉行而高亦得以其  
間徵文考獻距李公以來序次搜羅裒然成帙志高  
縣者如斯亦幾備矣乎問所以治高縣者尙未知何  
如耀雖樸拙無文敢不勉焉日有孜孜以無負李公  
勤勞高縣之至意哉

新修高縣志原序

同治四年

知縣 敖立榜

郡邑有志乘譬家有宗譜是政治最重之書也宗譜  
失則子孫無世系之考志乘闕則人事罔興替之徵  
是關係最大之書也守土者曷可略乎蜀本西南一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高縣

國今之郡邑古巴夔彭濮之地其山川土物域列禹  
貢梁州尙屬蠻方荒服人生莽莽蚩蚩儼然太古之  
氓常璩撰華陽國志此蜀乘肇焉曹能始紀蜀中名  
勝此文獻彰焉若高縣者僻在敘南軫芒部爲棘侯  
夜郎舊壤迄唐闢入版圖變火耨刀耕之俗化弦歌  
書禮之鄉被衣冠者如玉之出璞發英彥者如珠之  
產淵喻良顯達以來代多偉人豈非醴泉芝草不擇  
地而生嘉梓香枏能資世爲用乎千百載人文之會  
冠蓋之都駸駸乎盛矣哉榜乙丑春來攝斯邦瞰溪  
巒之清遠田野之沃腴竹樹之葱鬱男耕於野婦織



於廬因異云風俗胡其樸古也接見士紳器宇言辭  
彬彬爾雅又異云文采胡其華美也聞賓興升貢舉  
選者名重當時梯青雲而歌白雪無非稟地靈氣秀  
有以開文運光昌孰謂邊徼奧區中尠賢才佳士乎  
查邑志經前宰廬公於嘉慶壬申年輯刊至今五十  
餘載未復修續庚申寇犯城連年兵燹幸志版於劫  
燼中猶存殘編斷簡無異魯靈光歸然居民上者政  
先立本治在探原於人事大關係之書賴傳文獻此  
守土之責任矣於是集紳耆商籌僉曰善乃延曾君  
毓佐修纂擇士有學識者參訂其幽光潛迹久湮於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完

高縣

山深谷奧間一經博採旁搜行彰弗晦或以科第顯  
名或以師儒篤學或以孝貞守志或以忠義捐軀詩  
文大雅隱逸高流既掇其春華勿蠲其秋實錄之梨  
棗千古芳徽從此案置一編官知興替昭政教鑑比  
史書民見表揚錄品行勝藏宗牒以眾志成城之心  
而作成書庶幾振風化勵名節豈不懿歟是役也經  
始於夏工竣於冬舊志有關者補之繁者刪之略者  
增之校證魯豕之訛書成之日農慶稼登境消烽警  
都人士咸相賀曰歐陽公守滌以穀熟亭成名之豐  
樂今高志告成亦值歲稔是豐樂宜民也榜聞之欣



欣同樂然而蘭生幽谷而馨松抱凌雲以秀同一奇  
樂也樂文獻之傳備輶軒之採敢曰後天下之樂而  
樂哉是爲序

舊府志筠連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

何源濬

自敘迤西南而行二百二十五里踰慶高邑曰筠連  
壤接烏蒙其處最僻亦彈丸區耳而山川多秀人文  
蔚起家絃戶誦書聲徹塗巷其士耐貧而甘淡禮教  
爲先筠於南六邑爲甚小乃風尚如是由此觀之地  
不在廣狹戶不在多寡視乎其所趨以辨純澆而  
已古謂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莫不向義信然與

州府志卷末

序錄

三

筠連

筠於明苦都蠻之虐焚掠爲常自克平九絲後遂晏  
然矣往者蜀地兵亂筠爲敘人逋避之藪事甯始各  
還故土焉顧地僻則政簡而文獻亦不足茲纂邑乘  
可紀之績寥寥無幾亦存其大綱而節目未可詳也  
承平年久衣食旣裕禮陶樂淑之功近悅遠來之效  
何在不然則筠之治臻於極隆而典籍亦自富立而  
待之矣甯計其地之廣狹乎賦之盈縮乎與其入其  
文之僅止此乎

舊府志筠連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署知縣

丁林聲

予少留心書史每於諸子百家外縱覽古今誌乘及



十五國山川人物未嘗不流連於蜀之錦江玉壘間也。以爲西南有此其一大都會乎。顧簡編殘缺佚而無徵。左思蜀都浮而無據。他如司馬王楊李白三蘇輩號稱蜀材。徒心希於中和海外之篇。騁志於長門甘泉之賦。鳳凰鸚鵡之什。並不聞一言及於蜀中之風土景物也。可勝悼哉。予掩卷之餘。咄咄太息者久之。以爲未足盡蜀之大觀而無憾也。詎意山水有情。假我良會於

上御極之二十有一年。承乏慶邑。自入棧來。登劔閣。望峨眉。涉錦江。瞻玉壘。於懷益慰。向之得諸傳聞者。今一旦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筠連

身歷之矣。抵省日。卽遍尋司馬琴臺君平支機以及子雲吐鳳諸故處。而父老皆無言其盛者。蓋蜀屬在天末。亂多割據。至明末。又加以獻賊蹂躪。宜乎其簡編之殘而遺失也。蜀南筠連地接烏鎮。與予所治慶邑距百餘里。經亂離後。人文蔚起。科甲頻仍。常與大國抗衡。予辛酉房中所拔首卷。卽筠之望族也。爲予言。敝邑山水奇秀。爲南六傑。出予每心儀焉。時以鄭公陞去。以予代庖。茲土叱馭而前。見山水秀麗。不異所聞。而城郭邱墟。宮室蔓草。則又不堪憑弔矣。視事後。緣接修志。文命州縣官相厥事。董厥成。以共襄大



典噫不特數千年全蜀文獻賴諸上憲以垂不朽卽  
彈丸筠邑其山水人物亦得與錦江峨眉楊馬蘇李  
列名上國同光史冊可不謂盛歟故下車來卽購求  
遺書延訪父老而簡冊不存遺老無在所存僅什中  
之一徒借解於兵荒之後而卒不能一備文獻之徵  
也嗚呼以蜀之都會如此又何有於遠在蜀末如筠  
者哉顧羽檄交馳冀得一當以報命予雖五日京兆  
亦不得諉之掌故之無人也爰集邑中紳士耆舊取  
舊志所存什一略加焚定確者留之訛者去之有不  
足者博採舊文以補之不逾月告竣予循例得列名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筠連

簡端但文不雅馴恐上爲諸憲所嗔下徒供當代名  
公鉅卿之一噓乃例無所逃姑勉爲之乃言焉而不  
詳採焉而不備則仍借解於掌故之無人而已矣敢  
以俚言弁其首

重修筠連縣志原序

雍正九年

知縣 陳善綱 八閩

志者史中之一體也自漢儒撰地理風俗諸篇郡邑  
莫不有志約皆仿乎小史外史之義則無論方輿之  
廣狹文獻之詳略亦必隨其邑之所應載者而編輯  
之以備知斯土之由來然則縮綬一方詎可以考據  
維艱遂置而任其荒滅耶筠連彈丸邑也隸戎州之



南地接烏蒙蠻彝逼處予以入閩末學由學博荷鉅  
公薦剡入

見命赴川省補用得理筠邑篆務由郡渡都江而南越慶  
符高邑登陸深山峭嶺數百里而抵其境見夫層巒  
密菁田野無多兵燹屢經城垣頽廢戶口不過數千  
洵叢爾貧邑也亟用撫字休養以培其元氣何暇言  
文物篇章以矜粉飾然竊觀山川盤礴靈秀之氣出  
於天成人士蔚起科名疊興其可以地小而忽之當  
聖朝雅化誕敷八十餘載窮陬僻壤沐浴恩澤日深茲奉  
憲檄郡邑各以其地志並採紀聞呈於省會以儲通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筠連

志之簡核予不敢以固陋辭用與廣文及紳士取舊  
志翻閱並欲博採遺文以增潤色顧限於妖氛煽起  
軍務倥傯雖故籍多疎徵求鮮獲亦聊就幅幘所轄  
修纂成書以供輶軒之選擇而已由此而閭閻蕃庶  
人物奮興又將踵事而增華焉是所重望爾

新修筠連縣志原序

同治十  
二年

知縣  
陽羨程熙春

郡邑之有志乘昉於周官外史由來尚矣筠連僻在  
敘南爲彈丸邑然考有明科甲蟬聯雖中州聲名文  
物之邦亦何多讓逮乎我

朝德化涵濡人文蔚起二百餘年山川人物之盛風土俗



尚之純與夫往哲前賢嘉言懿行卓然表見於世者何可聽其湮沒歲壬申熙捧檄權斯篆索邑志得抄本一編創始於康熙丙寅丁公其後陳沈兩公踵而成之寥寥數冊未足盡文獻之觀且近年來軍民之敵愾同仇婦女之捐軀殉節恐年久而湮也遂慨然有續修之志值冬間旁午軍書未遑從事越癸酉春始延在籍孝廉文君小軒及邑紳耆共襄盛舉闕者補之略者詳之訛者正之徵文考獻別類分門凡十六卷付之剞劂越半年而樂觀厥成由是而山川人物之盛風土俗尚之純與夫往哲前賢嘉言懿行釐然有序秩然可觀差足備輶軒之採顧年湮代遠恐囿於聞見未及周知是在後之君子拾遺補缺有以匡其不逮務使垂諸簡冊至美且備焉是則私心所竊冀也夫是爲序

舊府志珙縣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何源濬

郡之南行三日爲珙治在萬山中其地幽其路險密邇蠻域其田腴其民逸賦役滋繁其政不宜寬猛徧尚其制不必今古同揆也稽其所自始則敘迤南地舊皆屬夜郎前代以其闢未久但羈縻之而已珙幅幘不及慶高而過於筠興然其爲邊遠而椎髻錯綜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書

筠連 珙縣



易於藪奸則同也凋瘵之狀亟待煦育以綏以聚則同也俗甚朴恩威易著稍示誠求之意已戴之如怙恃則同也大都吏於斯者茹荼常事而廉譽亦不彰卽智足以漁民無可展施惟卽其固陋而安之菲衣惡食讀書山水間視編戶如一家課耕訓學相與共熙皞之歲月又嚴保甲詰津隘而鼠竊不生因民爲治其治已循何必倣中牟之異哉部檄纂志所在以其事來而珙編闕文頗多不克成帙乃廣稽而博詢得其什一以傳而純風可思爲政者當審所尙矣

舊府志珙縣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邑令邵廷章

秋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五

珙縣

竊以無雷之鄉亦歸聖化浴日之淵豈屬剽聞况近在  
中土幅幘之內其地雖褊而政事風俗未始有殊  
於大邦也太白詩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蓋天  
下事自無而至有自有而趨多則混濛者繁華之肇  
也珙邑在敘南方僻小之甚與土府爲鄰遇平世則  
邑令之尊踰於土官而蟻長不敢埒

命吏椎髻者彌耳貼伏焉遇衰世則編戶之民沒於土府  
而蠻眾可以凌百姓被難者流離瑣尾焉故長欲爲  
太平之人而不可得耳今

鼎運方隆九宇甯謐子遺之福也奉牒纂輯舊聞而遺書



久廢得之道路傳聞者強半未實然亦不得不卽傳聞而參訂之以期可信而已編之闕之不敢浮夸遠臣敬事之忱也

續修珙縣志原序

乾隆二十八年

知縣 東安 曾受一

庚辰秋予捧檄入蜀委綰閬中縣篆閬中爲川北要地事變紛繁人文輩出索邑志讀之無有也辛巳夏代至再委綦江得抄志稿一卷欲加修飭仲秋又代至俗稱五日京兆當爲而不及爲者詎獨志哉壬午春初蒞珙詢及志乘僉曰此荒涼萬山中諺云七家珙縣何志之有予惟在閬在綦若得稍寬歲月從容

州府志

卷末

序錄

美

珙縣

採輯成志必有可觀以其地可志者多而文獻亦未盡無徵也今珙僻處荒徼郡縣於漢州於唐宋長官司於千餘年間官職稀聞人物不著明以來乃僅有存者其間郡縣州治屢經遷徙且無能鑿鑿指數其地符黑水出南廣見水經注而邑人若罔聞知老成掌故一時闕焉又自度才非經世學愧博物識疎鑑古然則珙志又何以爲乎雖然向以五日京兆而不爲今又以七家珙縣而不爲是終無爲日也且珙地本西南夷服僰人居之若漢唐蒙之所開宋柳光熙之化不過羈縻勿絕是則元以前千餘年無傳者大



皆不足傳也自明以後棘類已盡中土之人流寓其間忠義文學漸不乏人

皇朝繼起至有以孝友名其鄉者一任湮沒何以示勸是論志於珙以前可有可無自明以來則斷不可無也禮稱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官斯土者必周知一邑之風土民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定厥規模而後從事如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使境內之典故一披覽間瞭然心目政教可因是而調劑是志之關於治道尤鉅使因陋就簡而不爲其於吏治大概可知矣嗣得前令邵君所纂丙寅志附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珙縣

郡志中寥寥數簡似未經考索者予因不自揣採通志華陽國志漢唐諸史暨閱歷所至耳目所及與邑士悉心蒐羅參互考訂闕疑存信薈萃成書用以風示邑人知所勸懲又自蒞任以來因其俗而爲之教禁者間附其中以俟後之君子考鏡得失隨時正救或亦不無小補云

補修珙縣志原序

乾隆三十六年

知縣 王聿修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載善惡以示褒貶而垂法戒使天下後世皆知懲惡而勸善此史之所以足翊乎經而大有裨於政教也志則但志其善以立坊



表而四履以內疆域之廣狹土產之饒絀人物之盛衰風俗之純薄悉寓其中卽此間吏治之宜興宜革當損當益亦可繇是而得所依據焉則志之有裨於政教詎淺渺哉珙本古西南夷服地秦滅開民氏爨人居此號曰爨國後爲夜郎王所脇屬漢武帝使唐蒙略通爨道取夜郎置南廣縣於此屬犍爲郡蜀漢後帝又於此置南廣郡以南廣縣爲首邑晉及六朝皆因之隋改南廣爲協州唐改爲鞏州又改因忠郡扶德州宋僅爲羈縻鞏州元末明玉珍改爲珙州明供武四年改爲珙縣而珙之上下羅計落亥青山等

處仍設土官萬厯元年平都掌蠻改設流官此地始皆屬中土其先世文獻弗彰荒渺難稽考古者欲徵實而無從故他邑有志而珙志獨缺 本朝康熙年間兩修省志檄取珙志雖相傳丙寅有志己丑有志而書僅數頁附於府志珙邑并無鐫本烏足以云志乎惟前令曾公自閩中綦江來尹於此政教之餘攷文徵獻上溯皇古下蒐近今裒輯志稿一帙卓軼前代惜功猶未竣而已擢尹江津攝守廣安去矣修於己丑長至承乏斯土接辦城工曷無甯刻雖曩日亦嘗與修潁川大梁等志而於此間則舍曾公卽問道



無繇也隨於諸務倥偬之際郵借稿底一抄復徧採  
境內軼蹟諸鄉達野老繪圖葺說折衷於曾公之遺  
意請於學憲孟質於諸寅寮而珙志始得以告竣志  
竣而珙邑四履以內疆域之遼迥土產之繁賾人物  
之尙在樸茂風俗之尙屬敦龐以及此間吏治之宜  
興宜革當損當益皆可按圖而會披簡而得而前民  
之坊表亦一一如在几席矣今而後惟願士勤學問  
農勤稼穡工勤技藝商勤貿遷爲父兄者訓其子弟  
爲子弟者祇其父兄雍雍穆穆熙熙皞皞使棘蠻夷  
服之地有鄒魯文獻之風而吏斯土者亦得以仰副  
望也夫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珙縣

天子之鴻恩明憲臺之盛德於萬一是則修之夙夜所深

重修珙縣志原序

同治八年

知縣姚廷章

竊維風教不作斯禮義不興禮義不興斯民俗不厚  
此有司之責也亦邦人士之憂也邑之有乘果何志  
乎將以志山川乎而山川非人不靈也將以志學校  
乎而學校非人不明也將以志選舉乎而選舉非人  
不行也信乎非人不足以維風化而能講學以植作  
人之本者誰耶予不敏來權斯土比及三年雖上下  
相諒以心而民鮮知方有愧善教每於宮牆釋奠之



際未常不二致意焉慨自兵燹之摧殘頗多振興之節義使竟任其湮沒何以光前烈而風後人是不可以不志矧舊志半多殘缺繼作者泯焉無聞邑紳鄧君香樹奮然而有斯請予卽以纂修之事任之閱一載而志成多仍會王兩公丙寅舊稿第將歷年節義續編纂入至予酌訂祭丁章程挂漏多疎烏足以垂法守願鄧君採之以誌餼羊無已之思云當是時邑有士捷春秋闡入詞苑者莫不舉以爲邑乘光蓋亦二百年來所幸有事予曰嘻嘻范文正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沂公三元聯捷平生不志溫飽如其出將入相彪炳古今乃真不愧爲人者歟吾知邦人士從此接踵興起相與觀摩以豪傑之心講聖賢之學且不難爲棘道作千古偉人而以變士習挽頹俗于無窮者固不僅僅以科第爲一時榮也乃予因循及代雖志在講學而未克舉行每一展卷見所採白鹿洞講規未嘗不廢書三嘆蓋有感于作者之苦心而轉以重予今日之深咎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風教之興尙有俟夫後之君子

舊府志興文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

何源濬

敘轄十邑興文其最小者邊城衝路生聚維艱是以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罕

琪縣



數十年來編戶晨星未有起色恭逢

秦運削平梗化和甯之治載見於今日凡我臣黎徜徉逸豫敷天之下此疆爾界莫非

虞夏之所統又何敢非薄於其間也哉迺揆之理數蜀山氏之初渾噩類循蜚後方次第開闢金牛鑿路始通中國迨文翁蒞蜀士知文章趙宋而往駸駸乎化理淪洽名賢輩出三蘇三陳何讓元凱玉壘花潭素稱名勝謂非本質以敷文由樸而趨華自然而致地運之隆也良有其候耶在今興文不猶古之蜀山也耶源濬兼攝敘郡努力招來茲奉部檄搜採佚事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望

興文

益以知

朝廷不遺遠方也雖邑令纂志甚約未可以其約而少之也因得藉是以告爲政者徐圖治理久之浸灌旣深化行俗美泉清隰平大邑亦讓之矣

舊府志興文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長甯縣知縣兼興文縣事

宗讓

讓才愧兼長心危馭朽視庖興文夙夜競期無負遴委德意然不過恪循職守而已常政而外於生民毫髮罔裨至天人孚感之際古今得失之林非讓所能通也世當聲名文物遐邇同風河嶽效靈承檄蒐羅散佚一起湮淪則傳不傳而逝者不朽表善良而後



起追蹤關山澤而標爲名勝遺老之言有徵大公之  
念在人讓亦得因是編而姓名長存也但興邑難同  
大方以其創未久也人少奇傑非常之才天無景星  
慶雲之瑞地乏醴泉甘露之祥制度未周凋傷滿目  
欲文之而不得者古云禮樂百年而興則邑之蕃昌  
端有待於仁漸義摩移風易俗者也

重修興文縣志原序

嘉慶十八年

知縣 余炳虎

興文古無志乘康熙丙寅纂修府志此時邑之建武  
猶隸郡佐與縣各輯數十頁以呈合之爲郡志分之  
則爲廳志縣志因陋就簡草率不成書迨裁建入興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興文

前令陳公潘邨於乾隆丁卯彙爲一志哀集成帖未  
梓而今亡矣僅得其序一篇所稱前志雷同附會則  
此志當可藉資考證惜乎其不得見也歲辛未奉大  
憲續修全省通志檄取各州縣志書以備採錄邑紳  
士卽舊志所載增訂得二冊草創於紫泉楊公攀轅  
之日申送於樸齋張公攝篆之時通志所需事不嫌  
略又遐搜博採思勒成書以垂久遠稿成適張公瓜  
期已屆未及披閱而予捧檄至諸紳士謁見殷殷以  
此事請問登梨棗否曰已鳩工矣請核示而梓焉旣  
而閱之網羅洪富記載詳明以視前志之簡陋不可



同日而語矣雖然猶有待夫志如史也卽云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史最嚴於褒貶志則善善從長隱揚之意居多要其分門別類提綱挈要以昭後來之勸鑒志體卽史體也作之者可勿慎歟且夫興文古之戎縣也考自有明以前建武六鄉都蠻屢叛大兵克定建武設守縣易今名而氣運一新我

朝定鼎偃武修文將近百年廓清邊要裁改建武併屬興文而氣運一新至於

國家重熙累洽文教誕敷地臻靈秀民納休和負固蠻區易而爲聲名文物之鄉而氣運又一新其間忠烈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星

興文

大節經略鴻猷山川易名民物繁庶景象旣極其隆蒐羅日形其富而上下幾二百年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考核不精旣失之誣去取不當又失之雜予從楊張二公後不敢因人成事而以不文辭者體裁稍有未協且恐將信將疑而事蹟不明於日後也因不揣固陋取統志通志郡志及明史諸書互相參校又日與諸紳士相商確周爰咨詢講是訂非遠則稽諸碑碣近則徵諸文獻事不厭其詳必求歸於實錄而心始安又於條分縷析中仍以類從而繫之以綱爲志六爲目六十有七閱六月而稿始定



敢謂綱舉目張有合於史體哉惟一邑之風土人情  
當代之舊章成憲以及芳徽懿德燦然陳列俾邑之  
人有所激勸而官斯土者一覽而知化導之源或不  
無小補云耳然而斯志也始於辛未之冬成於癸酉  
之秋已數易星霜矣予藉諸紳士力幸際其成不過  
因邱陵以爲高川澤以爲下也恕其無學補其未備  
尙有冀於後來之助焉

重修興文縣志序

光緒十三年

知縣 江亦顯

爲政之道行簡與居簡昔賢辨之矣不簡則煩煩則  
擾苟簡則陋陋則劣興文蕞爾邑地瘠民貧俗尙儉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器

興文

約必求全責備以擾民奚可哉然

國家之成憲幾於湮沒而不傳謂是可因陋就簡也則  
劣甚矣光緒乙酉余奉選宰是邑丙戌秋七月到任  
搜求志乘燬於兵燹僅得鈔本一册乃同治初年邑  
宰郭君雲漢序其事命重修而未校刊者迄今二十  
餘年竟無一人焉爲之考訂以登梨棗噫政教之衰  
從可知矣夫職方所掌不遺乎僻壤遐陬而制度云  
亡僅存此吉光片羽剗剔之任將誰待乎爰亟纂修  
捐廉集貲命邑紳黃相堯王世霖周之翰龍躍門王  
元祚等參校付梓以成其事重



王章也顧邑政之習於苟簡日久廢弛類乎是者何可勝道此其一端耳是在官斯土者實心任事邑人士好義急公次第施行以復舊制庶幾免陋劣之譏而不至江河日下也是爲序

舊府志隆昌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府何源濬

隆處敘郡大江之北土厚而原沃衝要地也郵役之煩病在衝耳目聞見利在衝故其士好禮而有文其民秀巧而多智謂非衝之所致歟邑創設於明之隆慶自山川而外隆慶以前無志隆慶以後始有志也甲申罹亂隆人煙幾絕者若干年後乃稍稍興復故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畢

興文隆昌

十邑之苦莫苦於隆以其衝耳方今

聖天子廓清區宇投戈講藝修明禮樂四海共樂昇平而尤加意於蜀前此免荒糧今茲罷採木膏澤所敷元氣漸甦更得大中丞姚公革十數年之積弊清以持己廉以率屬蜀人懽若更生區區一隆安見不日有起色而馴致於盛耶因邑志成而略言以弁其端

舊府志隆昌原序

康熙二十五年

邑令錢振龍

隆昌本富順之隆橋驛也明隆慶年間始割榮瀘與富之地而成縣治第邑當孔道北至秦隴南通滇海西馳敘馬東達荆湘東北徂安岳果城西南往黎雅



焚羌以彈丸而當六路之衝擔荷喘息之時無停億  
殞道周之情可慘以致四境蕭條百里無煙龍承乏  
茲土極目荒陬稔知隆病若害馬常凜凜乎厪覆餗  
之虞焉明年丙寅適奉修志之檄爰召二三士民間  
以作志士民咸答曰隆自厯屠戮灰燼後文獻無存  
百年來漠徒見山高而水清凡所當志者久渺乎其  
不可知矣且值此皇華通都供億繁苦雖近幸公不  
畏蜀道之難撫我衝殘之地櫛風沐雨以急公務二  
三士民賴以安存然皆晚近後生輩也其孰從而知  
耶龍曰茲

皇朝平定已數十年矣凡賦稅驛站大端已有成額可稽  
至此外或賢人往蹟科甲節孝以及凡邑治可紀載  
之事則二三子生於斯長於斯豈卽一無聞見乎今  
天子遐搜逖採徵求郡邑之山川人物彙爲一志二三子其  
忍將閭里桑梓之幽潛素履聽其蕪蔓於長林豐草  
間而終莫之傳歟已乃各輯數端環庭以復於振龍  
振龍曰是卽可以爲隆志矣雖一斑足窺全豹安在  
隆昌之盛概卽不可得之大略中乎請藉手以獻

創修隆昌縣志原序

學使

吳省欽

志者史之一體古小史掌邦國之志今 國史一統



志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今直省通志及府州縣志是也稽之實錄信之紅本其理博而詞不繁故史臣之志難而易廣之見聞考之紀載其體繁而物不博故府州縣之志易而難近代割置之縣其地人物史家固不詳又不可信心鑿空以爲一家之言蓋難之難者也瀘州及富順榮昌之間有縣曰隆昌顧氏祖禹謂故龍橋驛地因以爲名乃奏置在隆慶元年意殆如宋眞宗縣祥符高宗府紹興故事今縣令朱君雲駿下車九年酌康氏海武功志義例撰志六篇予惟府州縣之志不第與國史一統志異卽省亦不與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七

隆昌

同康氏於其祖若父之事累牘不休至后稷蘇武紀傳僅存二三百言姜 廟有金時寶意寺碑其言雖不文而志不略采其所援据多削其本書之名而於元妃之履武隋煬帝之葬雷塘一無所舉正自新城王文簡以謂文簡事嚴訓詞爾雅而近之志府州縣者多仿爲之以四方之志而自擬於金匱所藏其意旣近於僭且取便於詭稱高簡以自文其不學之徒後之考職方傳者舊者孰從而徵之而孰從而信之彼其於聲名文物之地而所述止此設執簡而作茲志吾知其束手爾矣君文簡而有法所采輯頗富信



能擷康氏之長而舍所短者苟得望縣郡而志之信足備百二十國寶書之數也夫

續修隆昌縣志原序

道光三年

知縣 張聘三

隆昌縣治建於前明隆慶年間係割富榮瀘三處之壤以成其歷代文獻故實皆分載於他乘隆邑古無成書自隆慶二年逮崇禎甲申凡七十八載豈無集爲志者或兵燹之後又復無存

皇朝承平以來宰斯邑者不乏人而縣志至乾隆二十九年  
前令黃公文理始創修之輯書十二卷隆邑於是乎有志乾隆四十年朱公雲駿又復改修之余於嘉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吳

隆昌

慶十五年來蒞斯土竊見黃公之志著作之初各體俱備固燦然可觀但不無失之繁縟者朱氏倣康氏武功志義例撰志六篇史法自屬謹嚴而事例又不免失之太簡且已閱三十餘年之久或有宜添入記載者余欲與邑人士纂輯之而未果旋乞假回里道光辛巳之冬余重來斯邑知前任劉公傳經奉文纂修縣志業經輯有成書但係造送省垣備採之作不惟義例多所未備且未經木刻難垂久遠因集諸紳士校閱之再考四川通志及隆昌舊志共加磨勘繁者損之簡者益之匝月而書成付諸梓人刊以壽世



至於損益之果否盡善與採訪之有無掛漏以及隆  
邑之人文蔚起而風俗蒸蒸日上者尤不能不有望  
於後之君子隨時補輯以備輶軒之採擇而俾隆橋  
小邑共享我

國家昇平之福於億萬年也是序

增修隆昌縣志原序

咸豐十一年

知縣 花映均

志天下之全者莫大乎一統散之則爲省爲郡爲邑  
今之邑比於古侯國國有史邑有乘一也然邑不敢  
以史名與國異也與國異曷爲乎志志乎山川城郭  
政事風俗之類與國同也從其所同推而廣之於天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兕

隆昌

下遠而稽之於世運缺一隅不足以備美間一代不  
足以盡變故邑不可無志而志有不能不增增之於  
治世者文章道德之事多詞出於揄揚而其情也緩  
增之於亂世者忠孝節義之事多意動於悲激而其  
情也急不然戎馬闐矣兵燹熾矣雖有圖籍若劫灰  
何雖有黎獻若邱墟何將使我

皇中興彙集太平之記而是邑也獨軼數十年之往事慢無  
考徵豈惟陋邦之羞抑甚非

聖天子所以齊禮樂一車書之意也前任魏君魯樵蓋實有  
見於此延集邑人士議而行之書未成而余適承乏



爲取舊志讀之其所載人若事上溯前明下止道光  
癸未而以知茲志之待傳其盛距今三十九年則其  
間美政純風嘉言懿行與夫賊氛逼境一切生建功  
名死立氣節者苟存其概皆足以繫人心之正而扶  
世教之衰余獨何心而不贊而成之異日者使臣采  
風幽芳畢擷是志也由郡達省以幸附乎一統之全  
而所謂缺一隅間一代之者不於蕞爾遺之恨使夫樓  
峯益秀洞瀑滋靈凡我士民鼓舞興起於不能已其  
茲編之力也夫其增訂茲編之力也夫

創修屏山縣志原序

乾隆四  
十三年

知縣  
桐城張曾敏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辛

隆昌  
屏山

縣之有令也必周知一縣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勤思  
乎興利除害以馴致乎化民成俗也而其所取資而  
考証者則莫如志余自晉陽奉

命調任川省始署合江旋授屏邑蒞任後急索邑志觀之無

有也復索馬湖府志觀之無有也繼取敘州府志觀  
之其時屏邑未屬敘州故不載也爰進邑之紳士而  
詢之曰屏邑雖介遐荒而自元明迄今久爲聲教之  
所暨訖豈果無一二可紀之事與可紀之人乎曰否  
否屏邑爲古夔國自西漢時已內附其形勝之雄壯  
山水之峭深屹然爲西南屏蔽自元以前無論矣明



興因革異宜撫綏盡善又得賢守令叱馭而來文教之振不後於武備之修故其時以魏科崇秩顯者若而人以忠孝節義著者若而人况值我

聖朝德教久布仁漸義摩士質而文民愿而樸彬彬乎有鄒魯之風焉余曰然然則曷爲乎無志曰明季獻賊亂後繼以土酋繼以吳逆蹂躪四十餘年老成殞於鋒鏑典籍蕩於干戈康熙二十四年會奉

朝命檄取郡乘以成會典太守何公源濬掇拾於兵火之餘彙輯馬湖志一編編僅數十頁散見於通志中而魯魚舛訛挂一漏百屏邑并無鐫本烏足以信今而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至

屏山

傳後哉自後雖有修志之人或阻於往事之難稽或疑於所稽之難信志奮於始而功輟於終此網羅舊聞者欲察土地之又安人民之賢否政事之修廢不禁欷歔而太息者也余曰然然則邑志之作非余之責而誰責歟爰於鞅掌之時徧歷乎熊咆虎嘯之區猿愁鳥絕之徑密菁深林之內驚濤駭浪之間凡一碑一碣悉錄之以資參考又於簿書之暇博覽載籍廣搜見聞凡前言往行有可以昭勸懲而備典故者損益參稽彙成帙紀

昭代之事甚詳而敘前代之事亦不敢略積二年餘而屏



山縣志成矣而馬湖府志亦卽在是矣卽敘州府志亦將有所徵而載之矣而又懼其采輯之未備考核之未精也復進邑之紳士而商訂之惟其實而不惟其華取其嚴而不取其濫傳其信而不傳其疑而其餘例則仍準於太守何公之志志土地而思所以靖安之志人民而思所以教養之志政事而思所以整飭而敷布之余雖有志焉而未之逮唯是旁搜博采聞所未聞披圖而繡錯者如身歷也按籍而沿革者如指掌也覽風俗而純薄可稽記土誼而桑麻在目也邊圉武備周陰雨綢繆之計文壇宮廟悉絃歌禮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至

屏山

樂之風名宦之流徽不遠鄉賢之勳烈猶存以至貞婦幽人孤踪標映仙靈釋部異蹟爭傳余資而以政學焉庶周知無遺期無負知縣之名云爾是爲序

續修屏山縣志原序

嘉慶五年邑令金維熙修

龍湖掌院趙士愷

邑之有志如國之有史史必歷代而成志則隨時以輯然其事非良有司之興舉不能屏邑舊無志有之自桐城張公始其言曰惟其實不惟其華取其嚴不取其濫傳其信不傳其疑之數語者得史之要旣成段太守見而稱之曰切要獨詳豈誣矣哉第於乾隆丙申已前瞭如指掌邇來秩官之推遷科目之選舉



以及人物之表著接踵而起若弗續而編之將前者  
昭昭後者冥冥能無太息於缺略乎青浦金公之來  
蒞茲土也於城垣壇廟靡不整飭置學田慨然捐捧  
辦軍務毫不染指隣封漢夷騷動竟以單騎撫綏民  
皆安堵其政績之令人稱頌不衰者直等龔黃惟于  
邑乘則有未修之憾焉今雖倦而思歸故猶以續編  
屏志爲兢兢而其謀於署任之敬公者以其爲上江  
和州之名進士其於史乘素所熟諳者也由是志同  
道合後先濟美諭令衿士等互相搜討而其志於是  
乎成時余教習龍湖囑之爲序披覽二十餘年官秩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三

屏山

推遷益煥絲綸之色科名屢舉大啟文運之隆而且  
幽潛之善士賢能之淑媛用以訓來茲而光前哲其  
有得於化民成俗之治與前編甯有異哉吾于張與  
金敬三公不禁長言咏歌之矣自茲以往繼繼承承  
嗣徽于不墜續方策以常新是又屏邑之慶而三  
公之所厚望也夫

創修馬邊廳志原序

嘉慶十年

上元

周斯才

蜀自蠶叢啓宇杜宇明農厥後文翁興化聲明文物  
之盛駸駸乎與中土埒顧相如諭告巴蜀而沉黎越  
嶺以次附依由是而羌瀘邛笮冉駹夜郎諸夷通款



投誠者踵相接也維時馬湖亦在其中夷攷舊志棘  
侯古國蠻獠所居自漢以後洊隸諸屬曰犍爲曰牂  
牁曰益州至武帝之時棘道朱提列爲二縣蜀漢時  
置馬湖縣六朝而降唐宋以還或爲州或爲部或爲  
府或爲軍省置不常分隸各異元明以降地或郡縣  
官或土流班班可稽而特以遐陬僻處山之險峻地  
之瘠苦民之貧且儉也故雖列在版圖而衣冠文物  
之教未能先乎眾邑夫蜀爲天下之邊而馬湖又居  
蜀地之偏旣介漢夷錯處之區更非民生罕至之地  
則其爲一方閩域所關宜何如提防而鄭重之也古  
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抑又聞之衣之飾必倍其沿  
器之製恒厚於邊衣與器且然而况巖疆關塞險要  
之重哉我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焉

馬邊

國家 尊教四訖重譯來朝開疆闢土如烏魯木齊伊犁  
烏什廓爾噶金川前後藏馴擾而羈勒之屯播而戍  
守之幅幘之廣曠古未聞何有於嘉犍之近瀘敘之  
間謂非

聖明之所厯注乎溯自勝國以來省歸屏邑僻處窮荒鞭長  
莫及兼治爲難逮

皇朝乾隆二十九年改設馬邊迄今已歷四十餘載地方



既有專司而疆土開拓編氓稠密與夫文武之設鈐  
制控馭之方不爲不完且備也惟是改設雖久而剪  
除荆棘披墾草萊汲汲未有甯宇其於志乘文籍則  
略焉未講斯才於嘉慶六年辛酉冬杪捧檄來臨覽  
山川之勝概稽邊塞之遺跡文獻蓋兩闕焉舊存有  
靖邊錄三十餘頁斷殘剝蝕亥豕魯魚開卷爲之刺  
目次年值峩眉雷波等處夷人滋擾親赴煙峯一帶  
防堵調出土百戶頭目等差遣駕馭察夷人之情僞  
度疆場之縱橫於地方風土人情頗爲周歷於是士  
民等以志請竊意廳治僻在遐荒漫無攷證編輯良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聖

馬邊

爲不易且分自屏邑則屏志具在奚煩贅述既而思  
之邊地旣分則荒服夷疆全歸控馭耳棘道故土橫  
亘遼濶不下千有餘里爲嘉犍瀘敘之外藩馬邊安  
則千里之民可以高枕脫有不虞則烽煙旦夕傳檄  
而至數郡之間雞犬皆驚其爲臥榻肘腋之寄彰彰  
也豈極邊荒遠所可同日語哉然則守茲土者撫綏  
不易控馭爲難如整飭邊防則武備不可以不修懷  
柔遠人則恩義不可以不立或訓農桑以足衣食則  
深山黔首俯仰有資或明庠序以惠儒林則僻裔顛  
蒙漸摩有自凡若此者固當善始以圖終由略以臻



備噫嘻是豈一日之事一人之力所可猝底於成歟  
此志之修庶幾竊取古人採訪遺軼商確後賢為地  
方之裨益良非淺鮮也諺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  
為之後雖盛弗傳斯才既愧菲材謬膺民社歷有年  
所而又值兵戈擾攘哀鴻瘁集之時心之所營目之  
所繫曷敢隱忍於懷而不為後之君子質爰輯舊編  
參以近事或抒己意斷制於其間彙輯成篇其目有  
四曰天文曰地理曰人物曰夷民其卷凡六草創甫  
定地方紳士耆民即謀付梓緣關紀事之文是以未  
敢深拒題曰志略若云其詳則端有將來治績頻興

文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庚

馬邊  
雷波

人文蔚起是亦他日證獻攷文之一助爾是為序

雷波廳舊志序

嘉慶十七年

通判 福 隆

古之有志自孟堅作地理始繼此如陳壽李膺代有  
其人考核詳明堪稱典要顧志有不同有記千百年  
之事蹟者有記一朝之文獻者至州郡之志山川土  
俗事雖略而語焉必詳隆署篆仙城下車伊始查敘  
屬各有成書而雷波獨未有奚以紀往蹟而詔來茲  
說者曰雷自元明以來隸籍馬湖未設職守既苦往  
事之難稽

國朝平定之始雖立有官司方且籌邊不遑何暇為郡





乘計嗣後卽有修志之人奮於始輟於終究成築室  
道謀雷波之所以無志也隆曰然今者現奉大憲札  
諭飭修志書若不纂修遲久何以報命因乃以其事  
寄之儒學鮮于薰聞言唯而退甫月餘輯志四卷請  
政於隆觀其冊中記載自星野疆域建置形勢以及  
戶口田賦風俗物產之屬一一畢具縱不必漫希孟  
堅諸公要其搜羅無遺已無復前此之闕略且幸其  
借箸以籌而得彼此之相與以有成也用是計日申  
呈憲局其間筆削增刪一俟裁酌而定校定後發還  
來廳應卽付之剞劂使生斯土者覽志而景仰前徽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七

雷波

爭自鼓勵無不革薄以崇忠卽蒞斯土者覽志而察  
民情之好惡審土俗之純澆考地輿之險夷廣狹亦  
可爲布政之權輿則斯志之作其有裨於吏治人心  
夫豈少哉思隆之爲此計者至深切也偶爾代庖稱  
職爲要本平日至公之心垂爲他日可信之史卷帙  
井然毋貽寡濫夫甯非守土之責與至於採藻摘華  
請以俟後之博物君子竊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新修雷波廳志序

光緒癸巳布政使銜分  
巡川南永甯道靈川

周廷揆

聖天子統一寰宇聲威宣播太和翔洽光被四表蠻夷向化  
猗歟休哉願漸仁摩義歌詠昇平所以宣



上德而述民情昭一道同風之治者則惟攷獻徵文纂修志乘爲特重焉溯自小史外史之掌昉於成周迄漢唐歷代以來郡縣莫不有志以驗風俗紀歲時核名實備掌故舉凡天文地輿文學武事與夫士習之所以端民生之所以裕以及忠孝廉節事蹟之可紀言行之可式胥於是乎載焉信於今傳於後誠司牧者之亟務也雷波自

國朝乾隆二十六年改設廳治蠻方率服風氣漸開俊髦輩出同於內地而志乘尙不備則守是邦者山川之險夷於何而悉其形勢人物之生聚於何而別其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五

雷波

品類戶口田賦之多寡於何而攷其盛衰始末夫詎非缺陷事歟秦濤安通守權斯土之明年政通人和邊境乂安因與邑之摺紳旁搜遠紹博採參稽輯成志書三十六卷考前之創是志者嘉慶十七年前通守福隆廣文鮮于薰曾輯四卷惜未付梓今逾八十年卷帙散佚濤安獨毅然纂成之其任事之勇如此則其他教養撫綏防禦之盡心盡力可概見矣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於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易集焉濤安其知之矣書成問序於予予嘉其爲政之敏有以異於俗吏之



爲而又喜其邑之賢士大夫能相與以有成也忻然序之

新修雷波廳志序

光緒十九年

知府 王麟祥

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地圖方志蓋志乘所繇仿也雷波舊爲夷地自入圖版以來沐浴

聖化夷歸巢穴民安耕鑿士樂詩書久已彬彬質有其文矣惟廳中志乘闕前任福公隆迫於令檄彙集成編惜未梓行今亦半屬零落辛卯秦君濤安來攝是邦庶務畢理念廳志之闕而不備慨然有志纂修禮延

叙州府志

卷末

序錄

堯

雷波

自我  
朝置衛改廳於今百餘年矣其間政治之得失官舍之更置與夫賦役多寡邊徼安危之數前後弗侔兼以文獻無徵採訪乏人土瘠民貧籌款拮据而欲一旦準古酌今分門別類創修一方之圖籍傳信後來之覽觀亦豈易事哉乃詳閱斯志自圖考星野以至古蹟祥異凡六卷卅餘目考核詳明事實簡潔辨分野



則禮祥可稽也接疆域則保障可嚴也崇學校則人文可起也至於建置之沿革風俗之美惡物產之純駁以及凜祀典實倉儲籌邊防總田賦靡不綱舉目張條分縷析俾後之任斯土者便覽山川人物民情吏治而時修其政教士之觀斯志而發懷古之情者知生逢

盛世得以禮陶樂淑之躬乘時而利見亦將爭自濯磨思以忠孝節廉倡黎庶而益厚其風俗胥於是乎賴焉是則通守汲汲此志之心而寅先孝廉之廣搜博採殫見洽聞獨能不負所知以相與有成亦殊堪尙矣

敘州府志

卷末

序錄

李

雷波

甲申春余奉

命來守是郡屬境遼濶逼近夷疆嘗欲按其圖記攷山徑之崎嶇岡巖之險巖以深悉夷人出沒之區而不可得今秦君毅然搜輯數月而成是編從此覽圖籌防將見邊郵永固夷務常清士習民風蒸蒸日上當益鼓舞於

聖天子聲教四訖德威遠播也已

新修雷波廳志序

光緒十九年

通判 秦雲龍

雷波古西南夷地也自漢武帝通道夜郎開邊直郡後世步武接踵逞鞭長而矜囊括者比比皆是然時



叛時服不能常也我

朝威德茂昭無遠弗居雍正時雲貴督臣鄂文端公經略西南夷啟烏蒙定芒部兵事及於雷波而四川提督黃文襄公亦復統兵隔江助勦由是平定雷黃改流置衛一時師武臣力勞勩經營而後來守土者繼之遂建廳城設學校承流宣化教養兼施邊民喁喁向風氣象比同於內地雲龍下車以來覽其山川之雄傑地土之肥沃物產之豐饒人民之秀穎慨然曰此豈不足以爲政哉烏得以爲邊地而蔑視之也受事年餘次第區畫剔弊政開利源靖夷氛定民志邊

敘州府志

卷末

序

主

雷波

鄙不聳從政多暇乃進廳屬紳耆從容諷議商確治要僉曰廳志無成書此百餘年闕略之典也公其有意於斯乎雲龍竊念志者記也雷波肇基

本朝開創草昧言締造則偉烈豐功考政績則經文緯武核兵制則星羅棋布稽戎索則沙度繩行聲教已訖乎蠻荒文物已通於上國無以記之何以見我

國家大一統之規模震八荒而彌六合也因是籌集經費稟於上憲以修志請報曰可乃商儒學田君開文設局創辦踰日歲貢生劉心安以抄本舊志二卷呈閱乃嘉慶時前任通守福隆而未梓行者也卷



帙散亡首尾弗具因以其事

應舉人萬科進

加修輯並請幕中賓佐及諸紳士協同纂修閱半載而書告成爲志三十有六詳

本朝而略前代存實事而去虛文誌夷務雖繁籌邊之所重也載文藝雖少辨體之必嚴也其餘典禮所關政教所係人材所出土地所宜皆分類誌之撮要冊繁實事求是二百餘年之事迹略見於此後之覽是書者上可以考

昭代之版圖下可以察偏隅之風俗前可以識開邊之方略後可以見禦侮之良謀言雖不文而其事實人物未始非談邊事者之一助也後之君子若能匡其所不逮斟酌而損益之余更有厚望焉書成爰誌其顛末如此

敘州府志

卷末

奎

雷波

